

文 學 新 刊

迷 霧

司 徒 宗



上 海 永 祥 印 書 館 刊 行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迷霧

短篇小說集

司徒宗

版初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霧 迷

著 宗 使 司

人 行 發
鎮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

者 刷 印
廠 刷 印 館 書 印 祥 永
號八三二路陽咸海上

編 主 泉 范

刊 新 學 文

版 出 期 分 冊 六 集 每

第一集

迷 霧 (小說) 司徒宗
春 情 曲 (小說) 歐陽翠
綠的北國 (散文) 范 泉
庸 園 集 (散文) 孔另境
子 夜 (戲劇) 吳 天
婦 娥 (戲劇) 顧仲彝

第二集

浪 花 (小說) 范 泉
昨 日 (小說) 司徒宗
銀 字 集 (雜文) 趙景深
世紀的孩子 (新詩) 朱維基
紅 樓 夢 (戲劇) 吳 天
衣冠禽獸 (戲劇) 顧仲彝

本書實價

元

目次

復活		(一)
效果		(一四)
一顆圖章		(二四)
散席		(五一)
飛機		(六五)
迷霧		(八一)
後記		(一六)

復活

一、二、三、四、……接下去是一個「五」字，「五」真是一個不祥的數字。三個月來，林源君自從任了××小學五年級級任以後，最怕自己的耳朵接觸到「五」字。然而「五」字會不客氣的常常在辦公處打圈子。——一個孩子掛着眼淚哭到辦公處：

「嗯，大學生打痛我的頭！」

「誰呀？」三年級的級任接下去問。

「囑，不知道。囑是五年級裏的！」

又是一個「五」字。林源抬起頭來對着那孩子一看，一雙充滿淚水的眼睛似乎正對他投視。他像聽到那孩子的心裏在說：「哼，你林先生是五年級的級任呀，你不會管，讓去學生子來欺侮我小學生子！」

像一支箭射中了自己的心，幾顆汗珠冒上了林源君的鼻尖。他感到自己太沒有力量，對一級孩子簡直有些束手無策。他又記起人家說過的幾句話：「你還是一個大孩子呀，剛剛離開學校的大孩子，怎麼能夠管理一羣小孩子呀！哈哈……」

正是一陣笑聲。他身子一顫，再抬高眼睛的時候，哭喪着臉的那個三年級的小孩子已經不見了，每一個同事的臉上都掛着一個笑影。十幾雙眼睛集中在他的身上，慣說笑話的王君已經走到他的身邊：

「哈哈！真是，五年級的流年不佳！是不是，林先生？」

「不是的，」正在喝白開水的張君插進嘴去：「我說這是五年級的吵運亨通！哈哈！」

……」

「……」

一連串的「五」字。每一個「五」字都變成一枚針，都向着林源君的心窩刺去。他想要逃出辦公處去，他想要像三個月前做學生時代一樣的回諷幾句，然而在此刻的林

源君都成了不可能。鼻尖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無目的的扯開了嘴跟着笑起來。

沒有笑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校長先生，正鐵青着臉孔在發呆。另一個，就是林源君的心裏認為唯一的知己朱紹梅先生。朱紹梅，在林源君眼光裏真是偉大的人物。雖然還是一個年紀挺輕的女子，但是在他面前顯得特別莊重。人家在嘻笑的時候，她總是低着頭在批改簿子；最多也不過偶然抬起頭來向林源君溫柔的一瞥。在這一瞥裏，含有特別的滋味，多少有些可憐人家的成分。林源君往往會因此而得到了安慰。像見到了遠在百里外的母親，像是在沙漠中得到了一點清泉。然而他却始終沒有跟她談過一句話，就是連正眼看一下也覺得有些心跳。

「啊啊！我總得跟她談一句話，只要一句，表示我一點感謝就夠了！啊啊！天呀……」真的，林源君決沒有別的用心。林源君只有感謝。在受了委屈的時候如果沒有她溫柔的一瞥，就會像孩子失掉了母親的撫慰一樣，她成了林源君的母親，不是聖母！林源君頗想倒在聖母腳邊，求保護，求指示。然而沒有這麼一天的到來。

在耳際似乎響過了一陣鐘聲，遙遠得像從山谷裏傳來似的。四週一下子清靜起來。林源君記不起這是到了什麼時候，有些像孤燈下依偎在母親的懷裏；有些像三年前的山林間閒步；更有些像憧憬着的那個壯烈的場面過了後的溪邊小息，仰看那白雲青天，腦海裏是一個深切的期待。——期待，林源君真的應該有一個期待的。

動亂中離開了家鄉的一所中學，用母親的私蓄到了上海。時光已飛逝三年。母親的私蓄完了，父親永遠在窮困中掙扎。要在家鄉找個把小差使是容易的，父親這樣對林源君說過；然而母親依舊用了眼淚把他送離了家鄉。

「這裏不是年青人住的，」母親說：「小小的年紀還是到外邊去吧！」

母親希望兒子平安，希望兒子在一個比較安寧一點的地方有口飯吃；兒子也願意暫時做一些應該做的小事情。到了某一個時候，再去呼吸更自由的空氣。是這樣的決定：用一顆孩子的心去親近一下孩子吧！可是，誰料得到呢……

林源君深長的歎了一口氣。正想再去找尋，那溫柔的眼光，纔發現辦公處已經沒有

一個人忽然意識到這是已經到了上課的時候，不禁起了一陣戰慄。正拿起了教本，校長已經鐵青着面孔走進來了。

「林先生，五年級的教室裏在打架呢！」

趕緊衝出辦公處，恰巧迎着掛了眼淚的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搶着說話，幾乎當了林源君的面前又打了起來。校長跟在背後，給了兩個孩子十下手心，纔沒有了聲音。可是林源君的鼻尖似乎有些酸意，他似乎感覺到自己太沒有能力。撫摸孩子的頭頂，像過去母親撫摸着自己一樣，默默地說不出話來。校長却在背後送來了一聲歎息。

下了課，踱回辦公處去，裏面正有一個高喉嚨在喊：

「這樣上課真吃不消，隔壁五年級的教室像茶店！」是張君的聲音。

「總得有個辦法，校長！」王君似乎說得很嚴重。

當林源君的影子出現在辦公處之後，一下子再沒有人接下去。而王君已經很輕鬆

地笑到他面前：

「哈哈！林先生，辛苦！辛苦！」

辨不出什麼味兒，林源君只好跟着笑了一聲。一雙溫柔的眼睛就在這個時候又瞥到了他。他感到一點安慰，然而他更感到人與人之間的奇妙。爲什麼當自己的眼光射到她身上的時候，又覺得這麼冷冰冰的看不到一點溫暖！尤其是王君對他的那種哈哈的笑聲和同事們嘴上常常掛着那個「五」字，更使他莫名其妙。說有什麼目的吧，却一點痕跡也看不到，三個月前的初會和三個月後的現在還是一樣，客客氣氣。要說他們無意吧，恐怕……

林源君有些想不下去。

就在這個晚上，校長約林源君作個談話。

「林先生，你是知道的，你是初做小學教師，我原諒你。但是你總得多學習一點！」
紅雲浮上了面頰，鼻尖上又冒出幾個汗珠。心在胸膛裏砰砰的跳動，像一個初犯罪

案的囚徒當了法官的面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校長在他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繼續着說下去：

「學習，年青人總應該的對不對，林先生？」

這真是一個難回答的問題。林源君覺得自己並不是不在學習。怎樣教書，怎樣批改簿籍，他在三個月裏已經學得了許多。所學不會的怕就是像王君那麼的會笑和怎樣使學生一下子不再鬧起來，但是他覺得這些也正在努力學習呀！他沒有把這些說出口來，只是點了點頭低幽地說：

「是的。請再給我些時間！」

「哈！」校長笑了起來。「三個月了呀！一級學生還是這樣的混亂！我老實告訴你，」收斂了笑容，一下子又青了面孔。「學生已經派代表到我這裏來說過了，他們嫌你不會教書，他們要求換一個先生呢！」

像當頭潑下一陣冷水，也像身子墮落在冰窖裏，渾身起了一陣痙攣。只是鼻尖上的

汗珠似乎更多了。眼睛不敢看到對方的臉上，低了頭在注視着地板，想要從地板的縫裏去找尋一點什麼理由似的。

校長却又接下去說了：

「我當然不會聽孩子的話。可是，你自己總得明白！同事們也在對你不滿呢！就是那個蜜司朱……」

「蜜司朱」像一個雷響在林源君的耳邊。眼光立刻從地板上移到校長的臉上，喘着氣急急地問：

「怎樣？蜜司朱？」

「沒有什麼，」校長又微笑着說：「不用急！她也不過說了一句林先生不會教書！」

林源君的眼前似乎起了一陣昏花，身子也像支持不住的樣子，趕緊倚到了桌子上。完了，什麼都完了！原來是這麼一個聖母！那溫柔的眼光，那同情的注視，後面竟是這麼的殘忍與冷酷！

校長似乎懂得他的心情似的，用慈母般的口吻說：

「她原是一個不正當的女子，一味在外邊東奔西跑，不知道在幹些什麼。我也不會把她的話認真的。不過你呢，總得……」頓了一下，又拍了拍林源君的肩膀：「我是好意，所以肯對你說，你總得向王先生他們學習學習呀！」

「王先生他們沒有說我什麼嗎？」

「他們當然不會說什麼的。即使說，也是爲了學校的好，爲了你的好——好吧，總之一句話，五年級要你負責的呀！」

又這麼的在林源君的肩頭一拍，校長走了。

林源君像失去了什麼，又像得到了什麼。望着校長的身影，雖然滴下了兩點感激之淚，然而空漠之感總似乎填滿了他的心胸。額角是火燙的，全身却又似乎在冷戰；他趕快躲到了辦公處上面的閣樓上，把被夢住了頭。

在床上，他想到了很多。他想到了母親，含了淚送他到門前的情景；他想到蜜司朱那

溫柔的眼睛；他也想到眼前的生活；更想到有一個機會讓他走到更自由的地方。這機會總會有一天來的，因此眼前這個過渡時期就得更忍苦的維持下去。他爲了使人家滿意，他決定忍受和學習，他決定向同事王君那裏去學習那哈哈的笑聲，那，那管理學生的方法……他帶了兩顆眼淚走進夢鄉。

下一天他的全身雖然有些說不出的不舒服，可是他還是掙扎着起身。他吃力地笑着，笑得和王君一樣；他開始用自己的手打了學生；雖然心頭似乎有針在刺痛，然而學生竟真的安靜了許多。更有一個一級中最優良的學生特地站起來說：

「林先生，你現在纔會教書了。像過去，就是王先生也常在我們面前說你不會教書呢！」

「王先生？」

「是的。」

「朱先生吧。」

「不，朱先生不談這些，朱先生只會講時事！」

腦海裏有些糊塗。可是那孩子又接下去說了：

「小孩子一定要先生打的，媽媽這樣說過，王先生也這麼說過！」

旁邊有幾個孩子狠狠的對說話的看了幾眼，然而那說話的却微笑着滿意的坐下去了。

現在校長的確比較滿意些了，因為假前的二個月大概總可以勉強的安穩過去；而王君的笑聲却相反地減小。至於林源君，現在再也找不到那一雙溫柔的眼光，只是拖着痛楚空虛的心，一天一天地走入病境。病，纔是多麼可怕呀！

然而林源君真的病了。

校長特地彎了身子走到欄樓上來對他說：

「病了應該多多休養！最好還是回家一趟，有母親照顧，總比這裏強得多！」

那王君也關心地坐在他床沿上說：

話：

「病了不能着急。這裏的功課，我可以請一個朋友來替你代理！」

林源君感激得流下淚來。正當這時候，下面辦公處裏却正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說

「林先生應該生病的！」

啊，是誰？竟說出這樣冷酷的話！

王君微笑着低低地說：

「聽，蜜司脫林，又是她，朱……她真會說人家！」

林源君渾身一陣抖戰，趕緊把棉被蒙住了臉。他竟親白聽見這麼冷酷的話從她的嘴裏說出來。這真是一種補償不了的損失，聖母的愛護從此真的飛離他了！唉！……

林源君的病沒有好轉。代課已由王先生請了來。現在王先生跟校長不再上攔樓了，只是天天從校工的嘴裏帶來了校長的幾句話：

「生病在校裏太不方便，還是回家去吧！」

寂寞和空虛陪伴了林源君，讓林源君在苦痛中掙扎。校裏的一切平靜如常，只是下面的辦公處裏已經少有哈哈的笑聲和一連串「五」字的聲音。

這麼苦挨了一個星期。林源君忽然意外的接到了一封信，封面上是陌生的壯健的筆蹟，拆開了却是三行清麗的字：

下學期我和你再沒有留在這裏的可能，所以我趁早走了。

你處世尚淺，這裏本非久留之地。如有勇氣，病好了，立刻來××會找我，我可以介紹你到××去。

朱紹梅

林源君看了三遍，沒有錯，的確是朱紹梅。再問了校工，朱先生的確已經不在教書了。像一個夢。林源君似乎從夢裏醒了過來。聖母的溫柔的注視，在林源君的心頭復活了。一個美麗的憧憬，展開在林源君的眼前；他的病體似乎輕鬆了許多。

林源君的病立刻會痊癒的……